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療妒緣 第八回 讓榮封虛懸冠帔 雙誥命共沐皇恩

話說朱綸被兩位夫人捉弄，直到跪房門，幸許雄夫婦進來說情，方能開出門來，把別後事情細細說明，大家歡笑。先命老僕掌燈送許雄夫婦到外邊房中去了，然後兩位夫人你推我讓，弄得朱綸沒了主意，騙說同送夫人進房，便三人同牀而睡。次日，一齊起來，彼此相對大笑。未幾，三人梳洗已畢，朱綸取出鳳冠霞帔，請夫人穿戴謝恩。夫人道：「有幾付麼？」朱綸道：「一付，那有幾付！」

夫人道：「既只一付，與那個穿戴？」朱綸道：「自然夫人穿戴。」夫人道：「你又說負心話了。你不記得山東遇盜，若非妹子一門相救，性命尚然不保，官從何來，封誥命又從何來？」

你今日的功名富貴，還是妹子成全的，怎說封誥倒我獨受起來？」巧珠道：「姊姊差矣。封誥是朝廷名器，姊姊要推也推不去，奴家要受也不敢受。」夫人道：「既如此，寧可虛懸在此，等待有了兩付同受罷。」朱綸與巧珠再三苦勸，夫人決意不肯。

朱綸吩咐備酒，一面到東宮去了。下午回來，請出許雄夫婦，坐了上席，自與兩位夫人旁坐。副未呈上戲目，許雄推遜了一會，便道：「今日我們一門團圓喜慶，就做《永團圓》罷。」副未私稟道：「有江納賴婿一段，恐不便做。」許雄道：「這個何妨，我不學他這般勢利。」夫人道：「爹爹倒不比江納，竟像高雲天哩。」大家大笑。隨即開場，做到一更天團圓，朱綸道：「太子聞我家有女戲子，明日要來看戲。今日早些安睡，不必再做了。」隨即席散歸房。夫人對巧珠道：「蔡文英兩位夫人是姊妹，也與我們一般。」巧珠道：「他是嫡親姊妹，我是蒙姊姊抬舉結義的姊妹，比著他卻虧了姊姊些。」夫人道：

「他妹子先做親，阿姊在後，比著他還虧了妹子些哩。」兩人說笑了一會，方才就寢。

次日絕早，朱綸叫廚子備上用酒二席，又上席四席。管待太子隨從侍衛。又喚男戲子一班在外廳，煩岳父許雄陪，自己內廳陪太子。料理妥當，便自入東宮敦請。早飯後，太子就到，朱綸同二位夫人出廳朝見。太子見兩夫人俱無鳳冠霞帔，便問朱綸道：「兩位師母，那位是正？因何都不戴鳳冠？」朱綸就將兩人遜讓虛懸未受之故奏知。太子道：「人家妻妾，還要爭奪；兩位義讓，實是難得。其中必有緣故，可說與孤家知道。」

朱綸就將山東遇盜，許雄相救，招贅為婿一一說知。秦氏就接下將自己上京，亦在山東遇盜，巧珠相救並病倒祈神割股，感天病癒，結拜姊妹一一奏聞。太子道：「原來兩人如此恩深義重，更是難得。但許雄何等之人，有甚技勇，兩次殺退大盜？」

朱綸道：「他是隱逸山人，一十八般武藝皆精，妻何氏一般武藝。」太子道：「既有如此武藝，自下正當用人之際，先生何不薦之於朝？」朱綸道：「他是草野山人，怎敢薦之九重，誠恐有辱朝廷耳。」太子道：「武職那裡論得出身？如今許雄何在？」朱綸道：「現在臣寓中。」太子道：「既在此，可宣來見孤家。」朱綸立去宣許雄，到廳朝見太子。太子見他身材雄壯，語言響亮，心中大喜道：「真英雄漢仗。」又問他武藝，許雄一一對答如流。太子道：「真大將才也。孤家明日當一一奏知父王，定當重用。」許雄謝恩退出。作樂定席，太子上坐，朱綸側陪。呈上戲目，太子道：「不必點戲，不如做雜出，叫他們各盡所長便了。」隨即開場，做一出文戲，做一出武戲，極盡巧妙，而武藝更是出眾。太子看了，大贊道：「音律之妙，固耳所未聞，然還不足為奇。至於搬弄槍刀棍棒，跌打躍跳，盤刀截叉，俱極神奇，莫說男優之中沒有這般手段、就求之武將中，要如此手段者也少。虧他小小女子。怎能做到這般田地！」朱綸道：「此皆臣岳父母許雄夫婦傳授。」太子道：「如此看來，許雄武藝可知矣。」至晚戲完，太子謝別，起身回宮。

明早果將朱綸、許雄等事奏聞，皇上立刻就宣許雄見駕。

山呼已畢，皇上看他漢仗偉武，實像英雄氣概，又試以武藝，在朝武將無有出其右者，心中大喜，說：「東宮奏卿武藝高強，人才出眾，朕還未信。今看卿漢仗武藝，果如東宮所奏。目下山東一路賊寇橫行，今命卿為山東遊擊將軍，賜金牌二面，提調錢糧兵馬，便宜行事，光用招撫不服者，即加剿滅。有功之日，再行升賞。」許雄謝恩退出。又賜浩命，秦氏封賢德夫人，許氏封義勇夫人，何氏封恭人，各賜鳳冠霞帔。

兩夫人並何氏一同受封謝恩，重做慶喜筵席，又替許雄送行，並請秦仲、尤氏會親。未幾多到，秦氏同許氏接進。尤氏先與姑嫂見了禮，然後許氏走過道：「夫人請上，受奴拜見。」

尤氏道：「說那裡話！夫人與奴姑娘姊妹，與奴也是姑嫂了，論理也不好僭。」兩人見過，卻好何氏進來，也與尤氏見禮。

推尤氏上首，尤氏道：「大家都是至親，夫人是姑娘的母親，便是尊長，怎麼過謙？」彼此總不肯僭。秦氏道：「若論賓主，母親同居在此，嫂嫂該僭了；若論親戚，自然母親該僭。」何氏只得僭了。見完禮，秦氏留到房中吃茶。尤氏笑向道：「姑娘，方才這位令妹，還是同宗，還是中表？」秦氏道：「是我相公另娶的夫人，嫂嫂難道不知？」尤氏道：「我倒知道的，只是姑娘自己出的令，為何自己犯令？」秦氏明知嫂嫂笑他，又不肯自己認錯，強對道：「我何曾犯什麼令？請問嫂嫂，哥哥封妻，有幾付封誥？」尤氏道：「這話奇了，封誥只有一付，那有幾付？」秦氏道：「哥哥現有兩妾，難道沒有封誥麼？」

尤氏道：「只有封妻，那有封妾的禮？我問姑娘的話，難於對答，這是『王顧左右而言他』了。」秦氏道：「我方才的話，正是對答了，怎說難於對答？」尤氏道：「我記得姑娘說？小老婆是不好有的。所以說你自己犯令。你沒得說，倒問什麼封誥一付幾付，可不是『王顧左右而言他』麼！」秦氏也笑道：

「這等說，倒是姑娘不明白。我問你封誥有幾付，豈不知只有封妻沒有封妾的哩！我家這個妹子，現有封誥，封義勇夫人，何存有小老婆來！」尤氏笑道：「這是你沒得說，強詞奪理了。」

我還有一句請問，只怕就不能強辯了。」秦氏笑道：「一發請教。若果沒得說，情願甘拜下風。」尤氏笑道：「姑娘又說？」

家中這些丫頭，油頭粉臉，留在家中，要引誘壞人心術的。這句話，可曾有麼？」秦氏道：「有的。」尤氏又笑道：「這等，姑娘處這些油頭粉臉的，想都是男扮女妝的麼？如今卻沒得說了，可該甘拜下風麼！」秦氏道：「怎沒得辯？我這些丫頭，雖油頭粉臉，不是男扮女妝，卻一個個都有英雄本事，大將之才，怎好單以外貌論之？」尤氏笑道：「我倒不知，原來都是朝廷封的大將，不知叫他那處征戰，何地廝殺？」秦氏又笑道：

「雖無大將之職，卻有大將之才，少停做出便見。」尤氏道：

原來戲場中的大將。這等我這些丫頭，也常做大將廝殺哩。」

秦氏笑道：「雖是戲場中，也要實有本事。這些假英雄大將，怎好算數？」尤氏笑道：「我也強辯你不過，且看做出什麼真本事來。」

二人正笑談，外邊來請上席。廳上兩席，是許雄、秦仲各一席，朱綸陪。簾內兩席，是何氏、尤氏各一席，秦氏、巧珠陪。點了一本《滿牀笏》，做到襄節度跪房門，秦仲笑對朱綸道：「妹丈，從來說教出來材氣，學出來秀氣，一些不差。其餘的戲，別人還做得出，獨這出，除了尊班，再不能做得這般入情了。」朱綸明知說笑他，強對道：「只怕尊班學得更入情哩。」秦仲笑道：「小婢從不曾到府，何從學起？」說得大家大笑。未幾正本已完，來點饒戲。許雄說一些不知，推與秦仲點。秦仲取戲目一看，說：「索性做學出來的罷。」就點了《獅吼》一回。又將戲目送入簾內，尤氏就點了《萬事足》擲棋盤、《療妒羹》上團圓。隨就做《獅吼》上梳妝跪地三怕，秦仲笑道：「土地公公尚然如此怕老婆，妹丈竟不為奇了。」朱綸道：「老舅不怕，定是城隍菩薩了。只怕城隍奶奶也不見得善哩。」大家又笑了一會。後一出是《療妒羹》上團圓，做到褚大娘見了小青就打，韓泰門見了大怒，攆出劍來就殺，嚇得褚大娘跪下哀求方祝秦氏道：「天下那有這樣蠻人？朋友的妻子，攆劍就殺，斷無此事！」尤氏道：「有，

有，這種人現在山東。若不是這一殺，那妒根怎麼就去？」秦氏也笑了一會。

不覺戲完席散，尤氏扯著秦氏私語道：「方才這郭子儀，就算英雄大將了麼？」秦氏道：「這是戲文中的假英雄大將，怎好算得。奈今日不曾點著真本事的戲，何從獻出手段來？」尤氏道：「既如此明日你哥哥要請許爺、許夫人送行，並請姑夫與二位姑娘一敘，可好帶了尊班，來請教幾出真本事的戲何如？」

秦氏道：「這個倒無不可。只怕嫂嫂處未必有這些武藝行頭哩。」尤氏道：「又說遁詞了。我家就無這些行頭，原可著人來取了去的，有甚難處。」秦氏道：「如此甚好，竟遵命便了。」

當即謝別。

不覺又是明朝，秦氏道：「今日早些端正。」適秦家先著幾個人來，一面請人，一面要借武藝的行頭。秦氏叫取出付彼，卻是二三十斤一個之腳香爐，一把四十餘斤的鐵關刀，又一把鐵馬叉，又八把風快的尖刀，又六根熟銅棍。來人看見，都吃一驚道：「這是征戰用的軍器，做戲要他何用？況且都是重的，我們也拿不動，這些小小女子，怎能動他一動？」又不好問得，只得做幾次扛了回去。尤氏看見道：「這些東西，要他做甚麼，難道這些丫頭能拿得動麼？若是拿得動，這嘴就要被他說了。」

你道這些東西，小丫頭如何能拿？原來都吃了大力丸，又許雄夫婦教了他練氣法並提拿躲閃之法，便數十斤刀杖，拿在手中就不覺重了。

早飯後，許雄、朱綸夫婦一齊都到，茶罷就坐席。尤氏道：

「姑娘拿這些傢伙來，不是做戲，真是大將臨陣了。不知有幾出？」秦氏道：「只拿五出行頭來的。」尤氏道：「五出多極了。還是先做，還是後做？」秦氏道：「不如做兩出問一出好，這戲點了火，就不能做了。」尤氏就叫人出去說知，也不點戲，只揀所長的做兩出，便讓他做一出。那時就開場，做兩出後，就做《翻千金》上虞姬舉鼎。只見扮出許多執事天妃會，扛出一個大香爐，放在場中。隨後扮出許多執事等，扮一個霸王，扮一個虞姬，又一個龍嘴，率領家丁都來看會。先是龍嘴將香爐搖了幾搖，掇了幾掇，掇到齊腰放下，人人喝采。

霸王道：「須舉到頂上，輕輕放下，面不改色，方算豪傑。」

龍嘴就要他舉。霸王便將兩手掇了香爐，漸漸舉到頂上，然後又慢慢放下，果然面不改色，個個稱奇。旁邊走過虞姬說：「也不為奇，須一手舉起，周圍一轉，便好稱奇。」眾人見得一個小小女子，都笑他不知分量，徒開大口。虞姬見人笑他，便不慌不忙捲起兩袖，先將爐也掇一掇，便一手叉了腰，一手拿了一隻爐腿，慢慢舉起，直舉到頭頂上，繞圍一轉，方才輕輕放在原處，面色也一些不改。眾人盡皆驚駭，霸王亦甚敬服，便與結為兄妹落常看戲的人也嚇得吐舌道：「莫說虞姬之勇，就是這個女子，也為奇了。」又兩出後是《朱太祖打棍》，六個人各執銅棍，如燈草一般左旋右舞，足足打了半個時辰方完。

又兩出後是《王道土斬妖》，請出關帝。先是周倉拿關刀舞了一會，關帝方出場，周倉將刀望上一擲，關帝一手從空接住，也舞了一會。便扮出狐精與關帝相殺，被關帝把刀望下一掃，那狐精就跳起立在刀口上，關帝把刀舞動，狐精就隨著刀從空飛舞。其實身不著刀，旁人看了，竟像立在刀上，關帝擎著飛舞，更覺稱奇不絕。又兩出後便做《周王廟戮叉》。小鬼把一柄大真叉盤旋亂戳，那婦人左避右躲，到後仰面一交，小鬼將叉望後一戳，剛剛對著婦人的喉嚨，將兩手接住，叉頭動也不動，真個做到神奇，把看的人都嚇了一驚。後又做一出翻刀，把八把真尖刀插在一張台上，將刀頭向上，扮出八個人來，都是大紅褲，大紅抹胸，束腰短軟甲。先耍一會拳，又舞一會雙刀，然後向尖刀頭上盤旋跳躍，八個人你往我來，如同兒戲，雖古之空空兒諒不過此，看的人皆目眩神迷。尤氏看了，也吃驚道：「姑娘，這不是戲，恐真正大將也沒有這般手段哩！如今愚嫂甘拜下風矣。只太險了些，倘一失誤，性命相關。」秦氏道：「若有失誤，不算英雄大將了。」彼此又笑了一會，起身回去。自後姑嫂投機，不時往來。

且說許雄領了憑，就辭別了女兒女婿起身。夫人又另討幾個丫鬢相贈，並勸許雄收一個為妾，後來生一子，中武狀元，此是後話。當時一到山東，就奉旨招撫。諸寇其中降者固多，不服者亦不少，許雄先撫後剿，無不從服。俊英尚在，聞領兵的是許雄，不但不服，還要代弟報仇。你想俊英原不是許雄的對手，況有夫婦二人領許多兵將，如何敵得過，不數合，被許雄斬於馬下。自後連建奇功，不時報捷，直升到浙江提督，見兒子中了武狀元，方才相繼去世。

且說朱綸侍讀東宮三年，就升了大理寺正卿，不一年就轉了尚書，又遇東宮即位，便拜為首相。夫人也生一子，巧珠又生一女。夫人的兒子與巧珠的女兒都與秦仲結了姑舅交門親。

巧珠長子東宮舉薦招了駙馬，後來次子與女婿都到了詞林。夫妻三人俱封一品，壽至八十餘歲，同諧到老。至今紹興朱、秦、許三姓極盛，皆誠心感格之功。正是？

困心衡慮悔前非，翻妒為賢動紫微。

妻妾相和膺福履，皇封均受古來希

這部書全勸婦人當明大義，不可任一己之性。蓋言「妒」之一字，古今來十個女子九個皆然，即此便是任性，不明大義處。試觀秦氏生為富貴之女，嫁於富貴之家，又遇丈夫才貌雙全，知情識趣，豈不是天下第一等快活人！就因犯了「妒」字，把許多好丫頭回的回，賣的賣，弄得一個也沒有服侍，與貧賤人家何異？

又把一個丈夫管得畏首畏尾，雖然事事承順，夫妻情意必少。更欲阻其鄉會兩試，與一個村俗的丈夫又何異？就是哥嫂請回門吃酒，正是至親歡會之事，他偏一心提防丈夫，弄得食不下咽，席不安坐，與貧窮婦人愁柴愁米所愁雖則不同，心境卻是一般。

後來做了一夢，也只平常，他就天明等不及，連夜叫船趕去。誰知到山東遇盜，先送去了兩個家人、一個小丫頭，自己性命幾乎不保。若非巧珠相救，死於彼處，這些富貴可不都與別人受用，要妒亦何從再妒？此非任性，不明大義的壞處麼！

至於後半世的快樂，也全虧巧珠一片誠心，感動了他的良心，忽明大義，深悔前非，方有後來許多富貴收成。即如巧珠，若有妒心，必然不救秦氏，思量就好做正夫人。秦氏死於盜穴，又非他謀害，難道好怪他麼？

即不然後來病到臨危，將鑰匙付他，將丈夫家事囑托他，他果能遵他的命，將他棺木送回，主持家政，便算情義兼到的了，誰人還肯去割股祈神，做出這大聖大賢的事來？必要感動天庭，更也病癒方住，旁人看了，必然笑他癡，還要道他沒福做夫人，殊不知正是他明大義處。

倘聽其死於盜穴，隨即趕進京報知丈夫，朱綸雖信，還未必不疑心就死於他父母之手。疑心必生暗鬼，或偶然夢見妻子，或遇旁人私議，必然漸漸生心，甚而另娶續弦，把他當妾，焉能有秦氏之和好，後日之榮封乎！